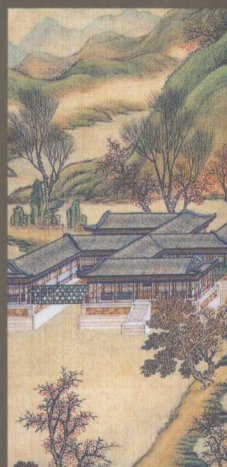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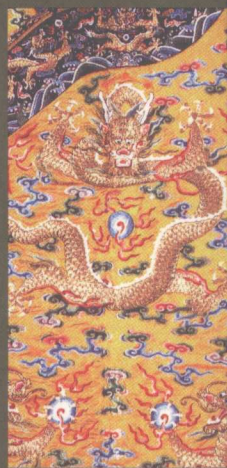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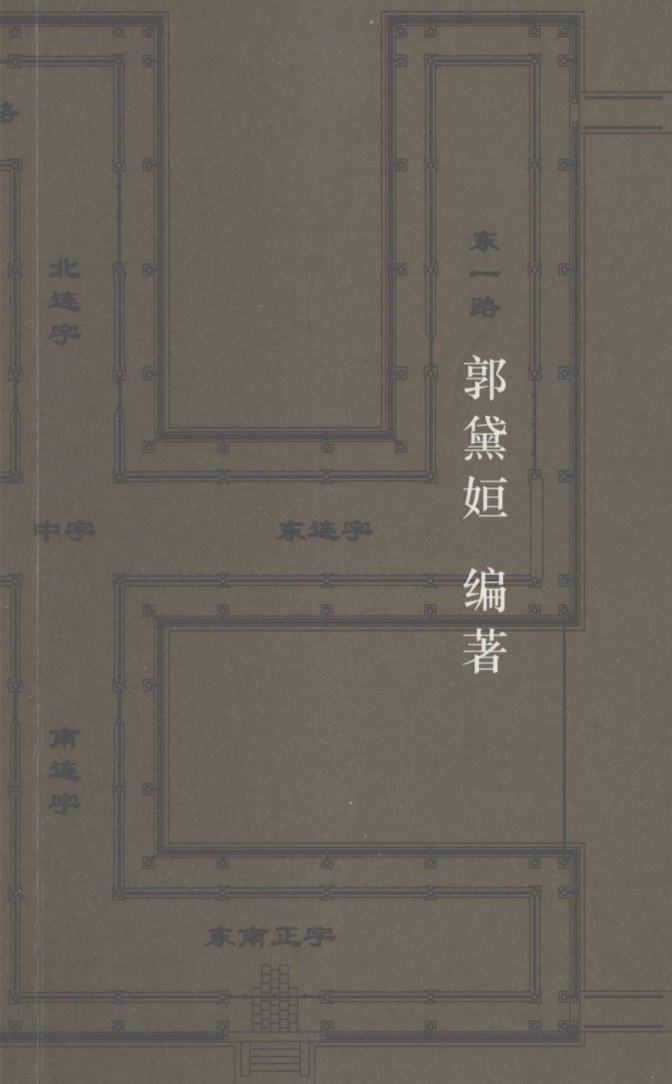


乾隆御品 圆明园

东一路
郭黛姮
编著



浙江古籍出版社

乾隆御品圆明园

郭黛姮 编著

浙江古籍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乾隆御品圆明园/郭黛姮编著. —杭州: 浙江古籍出版社,
2007. 10

ISBN 978-7-80715-299-6

I. 乾... II. 郭... III. ①乾隆帝(1711~1799) — 生平
事迹②圆明园 — 古建筑 — 建筑艺术 IV. K827. 49 K928. 7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7) 第155792号

绘 图: (按姓氏笔画排列)

么 远 王 威 叶 扬 叶冠国 刘佳燕 孙 闯
庄简迪 张敬启 张 颖 李建云 肖金亮 陈海燕
庞 聪 金毓丰 威 薇 贺 艳 夏洪兴 贾 珺
崔利民 盛 况 蒋芸敏 廖慧农 禰文昊

摄 影: 郭黛姮 楼庆西 朱 杰

策 划: 徐忠良 朱艳萍

责任编辑: 朱艳萍 张 姣

整体设计: 刘 欣

乾隆御品圆明园

郭黛姮 编著

出版发行 浙江古籍出版社
(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)

邮 编 310006

经 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

制 版 杭州海得宝图文制作有限公司

印 刷 浙江新华印刷技术有限公司

印 张 18.5

版 次 2007年11月第1版

印 次 2007年11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 787 × 1092 1/16

书 号 ISBN 978-7-80715-299-6/k · 141

定 价 98.00元



郭黛姮,1960年毕业于北京清华大学,师从梁思成教授,研究中国古代建筑史。现任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、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。曾任清华大学建筑历史教研室主任。1987年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、科技进步一等奖。

曾在国内外杂志上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,学术专著有:《中国古代建筑史》宋辽金西夏卷:《华堂溢采——中国古典建筑内檐装修艺术》;《东来第一山保国寺》;《20世纪东方建筑研究》;中、英文版《中国古代建筑》2003年在中国和美国分别出版(合作)。

主持完成的古典建筑设计和重要文物建筑保护设计及规划多项,如杭州雷峰新塔设计、珠海圆明新园设计,嵩山历史建筑群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保护规划、恭王府保护规划及修复设计、圆明园部分遗存保护及修复设计等。其中的“杭州雷峰塔设计”获2003年中国教育部评选“优秀设计一等奖”、2004年获全国第十一届“优秀工程勘察设计银奖”。

我社即将推出

郭黛姮 教授权威力作

《圆明园与样式雷》

敬请期待

前 言

圆明园是一座以“万园之园”之名享誉世界的皇家园林，也是在中国历史上具有特殊价值的园林，它曾经作为清朝帝王最主要的园居理政场所，是造园史上集中国造园精华之大成者，后又毁于外国侵略者之手，在中国人民心目中留下了难以忘怀的记忆。

历史上的圆明园有着一百多处园林景观，从使用功能来看，不仅有临朝理政的仪典性殿宇、日常生活的寝居建筑，还有表示孝悌精神的礼制建筑，书院、书楼、戏台等文化建筑，寺院、庙宇一类的宗教建筑，供帝王考察农情的观稼、验农建筑以及大量的景观建筑，不仅功能性、实用性建筑的数量很大，而且为满足帝王们审美的需求性的建筑类型也很齐全。皇家园林在一般人的概念里，不过是帝后起居生活、游乐玩赏的场所。然而圆明园不仅仅有着多姿多彩的建筑、山水、花木供帝王后妃们享用，还是当时社会历史文化的真实写照，更是帝王审美理想的物化表达，这里不仅有帝后生活的篇章，还反映着帝王治国的理想和方略。如果说“建筑是石头的史书”，那么圆明园便是用园林造就的一部活生生的社会文化史。

然而有关圆明园造园的档案，未能完整留存至今，那稍有记载的皇家内务府档案，又是偏于物料销算等具体而微的事务性记录，使人们难以了解这座园林的造园思想和艺术特点。过去虽然有不少有识之士在探索圆明园的造园史、圆明园的艺术成就等，但它毕竟是那么厚重的一部史书，尚需要从更广阔的空间去追寻这座失落的皇家园林的本来面貌。

从圆明园建设的历史来看，它始建于康熙四十六年，经过了康熙、雍正、乾隆、嘉庆、道光、咸丰六朝，逐渐从一座具有文人隐士风格的王子赐

园发展成为一座壮丽辉煌的皇家园林。它本身的添建、改建更是随着帝王们的物质、精神需求而变化，其中，雍正和乾隆对圆明园的总体风格和景观设置影响最大。

乾隆曾说他要以诗篇的形式记载他一生所经历的一切，在圆明园居住了八十多年里，他写了有关圆明园的诗词两千多首。圆明园不仅有优美的山山水水，还是他所经历的许多历史事件的发生地，如：幼龄时与康熙、雍正共赏牡丹，八十三岁高龄时在正大光明接见英国使臣马戛尔尼，八十五岁那年在勤政殿中宣布立皇十五子颙琰为太子，宣布归政等。可以说，圆明园承载着乾隆的命运与理想，记忆着他的是非功过。

通过乾隆的诗词，结合其所构建的实体，人们不仅可以看到当时的园林特点，还可以看到园林主人若干鲜为人知的活动，同时，也可以更清晰地看出圆明园发展、变化的缘由、思想、情趣。清高宗《御制诗》中关于圆明园的内容可以称得上是一部18世纪圆明园面貌的真实写照，翻开乾隆所写的诗，结合仅存的圆明园一些档案史料，如样式雷^①图等，人们不仅可以从这些诗中找回一座生机勃勃的圆明园，看到一座充满帝王审美理想的皇家园林，还可以寻觅到圆明园所承载的乾隆朝政治、文化、经济等多方面的历史。

^① 样式雷，清代宫廷建筑匠师家族，直至清代末年，雷氏家族有6代后人都在样式房任掌案职务，负责过北京故宫、三海、圆明园、颐和园、静宜园、承德避暑山庄、清东陵和西陵等重要工程的设计，同行中称这个家族为“样式雷”。

目 录

引子		001/009
第一章	正大居心以为养 光明莅政乃相宜——朝仪听政	010/031
	一、正大光明	011
	二、长春园澹怀堂	022
	三、勤政亲贤	024
第二章	远隔凡尘游息处 鳞瓦参差帝后居——寝兴之所	032/051
	一、九州清晏	032
	二、含经堂	042
第三章	忆昔幼龄花下游 五福既备无他忧——命运理想	052/065
	一、竹子院	052
	二、梧桐院	059
	三、牡丹台	061
第四章	园居岂为事游观 早晚农功倚槛看——观稼验农	066/091
	一、杏花春馆	068
	二、澹泊宁静、映水兰香、水木明瑟	077
	三、多稼如云	083
	四、北远山村	085
第五章	远映云林近俯池 御园景物倍清嘉——得景赏景	092/116
	一、西峰秀色	093
	二、别有洞天	097
	三、接秀山房	101
	四、万方安和	104
	五、紫碧山房	111

第六章	却笑秦皇海上求 仙壶原即在人间——畅襟仙境	117/129
	一、蓬岛遥台	117
	二、方壶胜境	123
第七章	何分东土西天 倩它装点名园——神佛护佑	130/151
	一、慈云普护	132
	二、日天琳宇	136
	三、舍卫城	138
	四、月地云居	142
	五、法慧寺及其多宝琉璃塔	145
	六、宝相寺	147
	七、正觉寺及满族喇嘛寺院	148
	八、广育宫	149
第八章	原庙衣冠古昔沿 天兴神御至今传——礼制孝悌	152/164
	一、鸿慈永祐	152
	二、长春仙馆	160
第九章	同乐顾名幸不虚 共欢此夕非常夕——观演娱乐	165/181
	一、山高水长	165
	二、同乐园	169
第十章	茹古非关希博雅 古来治乱在遗编——读书明道	182/198
	一、书院	184
	二、藏书楼	193
第十一章	愿为君子儒 不作逍遥游——哲理体验	199/214
	一、廓然大公	199
	二、坦坦荡荡	205
	三、濂溪乐处	209

第十二章	苏杭景物名早传 写仿装典到御园——移天缩地	215/236
	一、西湖十景	216
	二、狮子林	222
	三、鉴园	231
	四、如园	234
第十三章	盛世何须再闭关 欧风建筑进御园——接受西洋	237/257
	一、谐奇趣	238
	二、万花阵	243
	三、海晏堂	246
	四、方外观	249
	五、远瀛观	251
第十四章	白石清泉带碧萝 树影低笼芰荷香——悠游憩赏	258/269
	一、曲水流觞	258
	二、御园赏荷	260
	三、中元河灯	261
	四、端午龙舟	263
	五、舟与桥	264
结语		270/271
图版目录		272/277
参考文献		278/279
年表		280/281
名词图解		282
后记		283

引 子

咸丰十年英法联军的入侵，使圆明园遭到了致命性的伤害。清廷曾企图重修，然因国库空虚，无力回天，只好作罢。后又经军阀、旗匪的洗劫，最终沦为一片废墟。然而在100多年之前的乾隆朝，圆明园却是一片辉煌景象。据史料统计，乾隆皇帝在乾隆二十一年驻蹕于圆明园达162天之多，从当年正月初八告别紫禁城来到圆明园起，一直住到十一月十七日才返回故宫。这当中的二月十三至三月二十八谒陵并东巡一个半月、八月初八至九月二十三去木兰围场参加一年一度的秋猕一个半月，算是离开圆明园较长时间，此外便是一天、两天的活动，如去紫禁城南祭祀谷坛、回宫祭社稷坛等等，圆明园成了乾隆主要的听政场所，他驻蹕圆明园的天数远远超过居住紫禁城的天数。有时除了例行的年节庆典活动之外，由于某种特殊礼仪之需，乾隆不得不回到紫禁城居住，例如，乾隆为先帝守丧期间居养心殿27个月后才到圆明园居住。乾隆四十四年，他为圣母皇太后守丧100天后，在大臣的劝说下，才回到了圆明园^①。因此可以说圆明园是乾隆帝最为欣赏的皇家御园，不仅当政时以此为主要园居理政场所，而且还为自己在圆明园之旁构筑长春园，作为归政娱老之所。乾隆对圆明园的赞赏，为今人了解这座已毁的

^① 清高宗《御制诗》四集卷六一，《仲夏清晖阁》诗注。

皇家园林留下了宝贵的财富，它不但使人们了解了帝王的思想，而且使人们更进一步认识了这座皇家园林。

圆明园本为康熙给皇四子胤禛的赐园，始建于康熙四十六年，雍正登基后“（圆明园）……为常时听政之所，……每岁初春即驻蹕于此，咨度机务，引见百官，皆日以为常”^①。圆明园在初期只不过是一座皇子的私家园林，从胤禛对自己园子的描述中可知其有以下的景物^②：

1. 深柳读书堂，“郁郁千株柳，阴阴覆草堂。飘丝拂砚石，飞絮点琴床”形象地勾勒出这个景点当年的景象，此处后来扩展演化成“廓然大公”。
2. 竹子院，其中“深院溪流转，回廊竹径通”，后来演化成“天然图画”。
3. 梧桐院，“棹泛湾湾水，桥通院院门。吟风过翠屋，待月坐桐轩”。后来演化成“碧桐书院”。
4. 桃花坞，其景观是“水南通曲港，水北入回溪。绛雪侵衣艳，赭霞绕屋低”。后来演化成“武陵春色”。
5. 耕织轩，则是观农之所，“轩亭开面面，原湿对畛畛（田地平坦整齐有序）。禾稼迎窗绿，桑麻宰地新。檐星窥织火，渠水界田畛（田间小路）”。后来演化成“映水兰香”。
6. 菜圃，“凿地新开圃，因川曲引泉。碧畦一雨过，青壤百蔬妍”。后来改名为“杏花春馆”^③。
7. 牡丹台，其景观是“叠云层石秀，曲水绕台斜”，即后来圆明园四十景之一的“镂月开云”^④。
8. 金鱼池，“甃地成万字，注水蓄文鱼。藻映十分翠，栏围四面虚”。后来演化成“坦坦荡荡”。
9. 葡萄院，“纡回深树里，一水暗通舟。乳汁香兼润，冰丸滑欲流。阴铺青叶护，架络翠藤稠。西域传奇种，园丁献早秋”。
10. 壶中天，“峰峻疑无路，云深却有扉。鹤闲时独唳，花静不轻飞。洞里春长驻，壶中月更辉。一潭空似镜，碧色动帘衣。”从后来的档案可知其位于“武陵春色”一景之中^⑤。
11. 涧阁，“平桥依麓转，一带接垂杨。阁峻横云影，栏虚漾水光”。

① 《皇朝通志》卷三三，《都邑略》二。

② 《世宗宪皇帝御制文集》卷二六，诗《雍邸集》，《园景十二咏》。

③ 雍正四年活计档明文记载“杏花春馆匾文一张，系菜圃的”。原载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《圆明园》内务府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清档第26款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1年5月。

④ 于敏中等《日下旧闻考》载：“镂月开云……即旧所谓牡丹台也。”

⑤ 乾隆九年活计档记载：“壶中天洞口着做石头式‘武陵春色’匾安挂”。原载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《圆明园》内务府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清档第292款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1年5月。

这里有自鸣钟楼，可能就是诗中所谓的“阁”，即后来的“慈云普护”。

12. 莲花池，“云锦溥新露，纷披映柳塘。浅深分照水，馥郁共飘香。姿美天然洁，波清分外凉。折花休采叶，留使荫鸳鸯”。

《园景十二咏》中所绘的这些景物集中在后来的“九洲清晏”后湖周围，并稍稍向北扩展到耕织轩、桃花坞，向东扩展至深柳读书堂（图1）。

当时，这些景点在每处可能只有少量建筑，如竹子院，除了园景诗中所咏的回廊之外还有五福堂，由于乾隆曾称“其年与我相伯仲”^①，乾隆生于康熙四十九年，可证明这些建筑的建造年代。其他景点的建筑也不多，只有润阁的自鸣钟楼，耕织轩的轩、亭，读书堂、梧桐院的桐轩等。雍正曾在《御制圆明园记》中回忆建园之初的情况，这里是“林皋清淑，陂淀潴泓，因高就深，傍山依水”。于是仅仅“相度地宜，构结亭榭，取天然之趣，省工役之烦”。达到了“槛花堤树，不灌溉而滋荣；巢鸟池鱼，乐飞潜而自集。盖以其地形爽垲，土壤丰嘉，百汇易以繁昌，宅居于兹安吉也”。这个

图1 圆明园初期平面图



① 清高宗《御制诗》五集卷二三，《五福堂玉兰花长歌志怀》。

图2 康熙像（左）

图3 雍正像（右）



园子建成之后，便得到康熙（图2）的赐额“圆明”。雍正（图3）说这一嘉名“意旨深远，殊未易窥。尝稽古籍之言，体认圆明之德。夫圆而入神，君子之时中也；明而普照，达人之睿智也”。意思是说“圆”指个人的品德圆满无缺，立身行事合乎时宜，无过与不及；“明”是指办事光明磊落，完美明智。这一赐名表达了康熙对胤禩人品的期望。

从这些园景可以看出，圆明园初建时是以自然景观为主的一座园林，建筑并不多。当时圆明园是“取天然之趣”的一座园子，胤禩在其中尽管可以居住、读书、观稼、欣赏自然风光，但总的来看，当时这位皇四子由于前途未卜，无心大兴土木，况且处处都需要禀报父皇，不可能肆意建造起一座帝王规模的园林。更值得注意的是，当时胤禩曾经绘制过一幅《耕织图》^①（图4），全图分成52幅，每幅都有御笔题名，图的上方钤印“雍亲王宝”和“破尘居士”。从这两方印章看，前者说明这幅《耕织图》的绘制时间与圆明园作为皇子赐园的时间相近，其绘《耕织图》的目的，并不是像当权者康熙一样要以农桑为王政之本，而是一种对未来无法把握的心态，所以当时的园林中出现了“菜圃”、“鱼池”、“耕织轩”，乃至象征世外桃源的“桃花坞”。第二枚印章则更直接地反映了雍亲王的心态。雍正还有

^① 此图现藏故宫博物院，1933年的《故宫周刊》曾首次发表。

两处使用“破尘居士”印章，一处是他临摹的《金刚经》，另一处是他临摹的《天隐子》。特别是这后一篇，宣扬的是道家的黄老之学。当时他还写过一首园居诗，称自己“懒问浮沉事，闲娱花柳朝。吴儿调凤曲，越女按鸾箫。道许山僧访，棋将野叟招。漆园非所慕，适志即逍遥”^①，表现着更深刻的思想。诗中的漆园是战国时庄子为吏之处，雍正并非真的接受老庄哲学，永远逍遥，而是前途渺茫之下的感情抒发。面对当时激烈的储位之争，他采取了一种与世无争的姿态，用以取悦于康熙。这可以对照他即位后在《雍邸集》序^②中为当时的心态所作的辩解：朕昔在雍邸，自幸为天下第一闲人。然所谓闲人者，非若箕颍遗世，竹林肆志之类也。朕生当国家鼎盛之时，……寝门定省之余，无他事。事，境之所处闲矣。兼之赋性不乐浮华……遂觉随处乐天，情之所寄又闲矣。虽然，究其所以优游恬适，得四十余年为一闲人者，莫非我皇考教育深恩，有以成就之也。雍正说这里“非若箕颍遗世，竹林肆志之类”确实是他的真实思想，但表面上仍然用“破尘居士”的面目去经营园林，并邀请康熙光临，这是一种没有野心、让康熙放心的表白。同时也与康熙教育皇子们要节俭的精神相契合，所以雍正在《御制圆明园记》中所写的圆明园的房屋是“不斫不枿，不施丹雘，则法皇考之节俭也”，圆明园的早期风格与雍正的这种思想状态定然是合拍的，因此圆明园初建时期的风格与文人隐士园更为接近。

① 《世宗宪皇帝御制文集》卷二五，《雍邸集·园居》。

② 《世宗宪皇帝御制文集》卷六，《雍邸集》序。



图4 雍正耕织图



雍正即位之后，正如其在《御制圆明园记》中所称：“始命所司酌量修葺，亭台丘壑悉仍旧观。惟建设轩墀，分列朝署，俾侍直诸臣有视事之所。构殿于园之南，御以听政……园之中或辟田庐，或营蔬圃……”这时圆明园有了较大的发展，首先添建了园南的朝政建筑，以便在园中治事听政，同时又增建若干园林建筑，自此圆明园成为帝王之御园。圆明园在雍正时期已经建有36处景点，这些建筑的增加满足了临朝理政之所需，同时也创造出了一座景观丰富的皇家园林。

这个时期的园林设计构思，体现了雍正作为国家最高统治者的追求与向往，与其身为皇子时期已有所不同。作为一国之君，雍正要体现儒家的修身、养性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的思想，园林立意随之产生变化。

因园居理政之需而设置处理朝政的仪典性建筑，也为表明自己在政治上是正大光明的，而且是勤政的，于是雍正把仪典性建筑群命名为“正大光明”，把日常听政之所命名为“勤政殿”。这部分建筑，布置在园林的大宫门之内，犹如紫禁城的外朝。同时，在园林中出现了“万方安和”、“九洲清晏”这样的景区命名，这与雍正即位时所处的社会背景是密切相关的。因为他是在诸皇子激烈争夺皇位的背景下登上皇帝宝座的，稳定政局、巩固皇权是头等大事，不仅在皇族内部要排除异己，求得稳定，而且在全国要使各地子民臣服于自己，用天下的“万方安和”、“九洲清晏”等词语题名景点，表达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理想是很自然的。

圆明园核心区的设计以九岛象征“天下九州”布局，反映了雍正本人的胸怀，他虽然生活在圆明园，但所想的是整个国家的安危，因此把一座皇家园林的核心部分，设置成9个带有建筑群的岛屿，而且采用近似九宫格式的布局，这使人联想起《禹贡》^①把整个中国划分为九州，“九州”便成为国家的象征。而九岛环湖，其外并有支汊纵横的河道，则是仿邹衍九州环以瀛海之说。中国园林布局隐喻某种思想的做法由来已久，对于“九州”的隐喻，在唐代东都宫殿内的园林区也曾经出现过“九州池”，在池中筑9岛，但规模不大^②。圆明园的园林设计，利用了所处地段水源丰沛的条件，“因高就深，傍山依水”，在后湖周围分筑岛屿，结构亭榭，更用“九洲清晏”的景名点题，特别是“清晏”，表现着对天下太平的祈盼。正如雍正自己所说的“不求自安而期万方之宁谧，不图自逸而冀百族之恬熙”^③，从而提升了景物的文化内涵。

①《尚书》的篇名。

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唐城队《洛阳隋唐东都城1982—1986年考古工作纪要》。原载《考古》1989年第3期。“九州池”，即湖中设9个小岛。经考古发掘得知，有的岛上仅建有少量亭榭。

③《清世宗御制圆明园记》原载于敏中等《日下旧闻考》卷八〇，北京古籍出版社，1983年。

田字房、观稼轩、多稼轩、耕织轩、北苑山房等景点建筑的建设，体现了农耕社会帝王重农的特点。雍正曾称他“至若凭栏观稼，临陌占云，望好雨之知时，冀良苗之应候，则农夫勤瘁，穡事艰难”^①都了然于心，作为一国之君他不得不这样做。

雍正即位后的建设，使圆明园完成了从私家园林向皇家苑囿的转变。这时的圆明园，总体布局隐喻“天下九州”，东邻大海，是古代中国的缩影，达到了皇家园林应有的境界（图5）。

乾隆即位后（图6），圆明园在总体结构上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，只是

图5 雍正时期圆明园平面图



①《清世宗御制圆明园记》原载于于敏中等《日下旧闻考》卷八〇，北京古籍出版社，1983年。